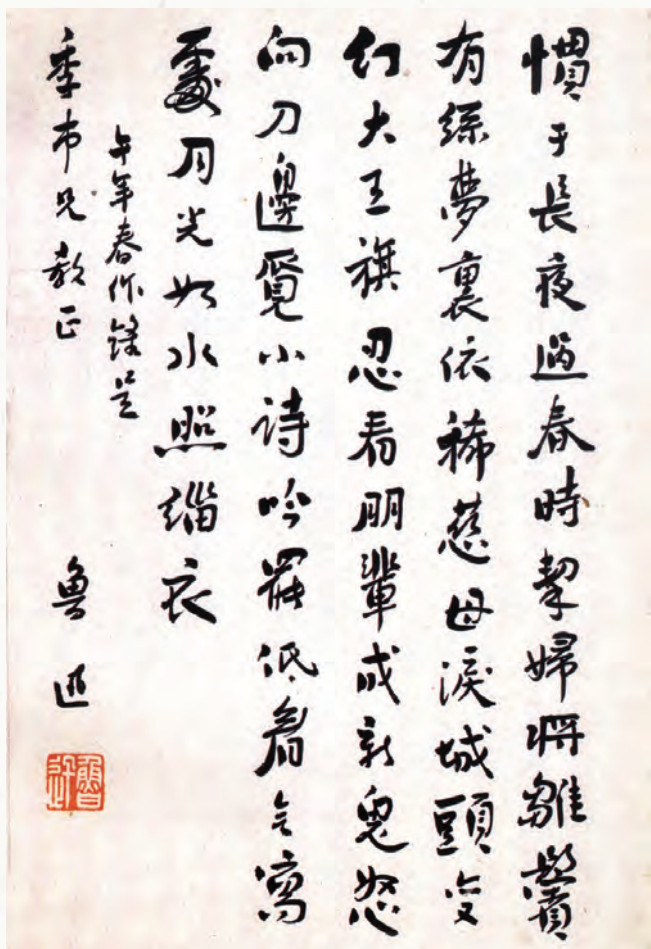




鲁迅悼念五烈士的诗《无题》（惯于长夜过春时）。

旧的生活习惯。他从未穿过略像“时式”的衣服，平日里总穿普通布制长衫、棉袍，但招待客人却很大方。鲁迅自己看病嫌医疗费贵，但帮助过去的一个同学，毫不吝啬，二三百的医药费全部给别人包掉。

据萧红回忆，鲁迅先生备有两种纸烟，一种价钱贵的，一种便宜的，便宜的是绿听子的，自己平日用；贵的是白听子的，用来招待客人。

在上海的日子里，鲁迅的娱乐只有看电影，但和工作分得很开，电影这一事是休闲，不作为文化和文艺批评的项目。据鲁迅日记记载，鲁迅一生看了 140 多部电影，而在上海病危之前的 3 年里，他一共看了 92 场电影，差不多每个月要看 3 场左右。而影院多在四川北路周边。

据许广平回忆，鲁迅不但看电影，且每次座位都要买最高价的，他的观点是，看电影要高高兴兴，不是去寻不痛快，如

果坐到看不清楚的远角落里，倒不如不去了。去观影时，通常等海婴熟睡后，穿上深色朴素衣衫，叫一辆汽车奔到电影院。有时还会叫上三地、内山完造、萧红萧军或其他朋友。

记得有一次，1931 年 11 月 13 日，鲁迅妻儿还有三弟一起去虹口大戏院看了《人间天堂》。起因是他觉得前面在附近另一家电影院看的电影不佳，就中途退场，又去了虹口大戏院赶另一场。鲁迅去的最频繁的电影院除了融光大戏院，还有离住处最近的上海大戏院。

因为这里是当时上海唯一一家经常放映苏联电影的影院，他生前最后一部电影就是在这里看的。1935 年 11 月 6 日，鲁迅受邀观看了苏联革命影片《夏伯阳》。那是苏联十月革命日的前一天，与他一同观看影片的有他的家人，有茅盾，还有宋庆龄和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。

于鲁迅而言，电影又不止是一种休闲，这是观察西方国家的一个途径，他在一幕幕的光影中看人生，看世界。关于电影的珍贵“影评”，散见于杂文、日记、书信及译文中。鲁迅会在日记里记下是什么片子、哪家电影院看的，有时还会注上“佳”“不佳”“劣极”等简短评语，堪称“民国手账先锋”。

鲁迅喜爱用毛笔写书法，但他不做书法家。在展厅，李浩介绍了鲁迅的书法作品，书写分两种，一种是平时书写日记、书信的小字。另一种是大字，其中蕴含各种变化。比如，1917 年时，他的字瘦长清秀，有时拘谨。晚期则多呈现圆圆的、宽宽的敦厚状态。

1931 年，鲁迅题赠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诗，描写内山完造在上海居住 20 年间，旁观所见中国军阀、政客丑态。“作品中，‘南无阿弥陀’几字写得非常自由。由于当时鲁迅并未携带印章，便用了手印替代，这也是鲁迅留下的唯一一件按手印的作品。”

谈及手稿的研究价值，李浩说，他希望大众看到一个丰富的、立体的鲁迅。这些年，除了做诗稿、出书，1999 年鲁迅纪念馆还建立了“朝华文库”，征集了和鲁迅有关的同时代文化名人，包括作家、出版家、版画家的手稿与作品等实物。比如陈望道、冯雪峰、许寿裳、黄源等，按“人物”设立了多个专库进行收藏和展示。“朝华文库”四字由巴金题写。“关于鲁迅的翻译手稿、古籍手稿，研究起来有难度，但都值得好好研究，好好传承。”

横眉冷对千夫指

俯首甘为孺子牛

鲁迅

